
民國叢書

第二編

· 4 ·

哲學·宗教類

易通

易之哲學

周易雜卦證解

周易解題及其讀法

周易古經今注

蘇淵雷著

賈豐臻著

周善培著

錢基博著

高亨著

上海書店

周善培著

周易雜卦證解

自叙

包義之易書而已微文王之辭包義之書不可通微孔子爲之傳文王之辭亦不可得而通讀易者不敢舍文王彖爻之辭以解孔子彖爻之傳獨至孔子傳繫辭則不顧其名不嚴其義若以孔子徒傳繫辭爲隘必於繫辭之外多爲甚深微妙之說以解之是何異乎舍春秋而說公羊穀梁以爲尊公穀乃斥公穀於春秋之外乎舍文王而尊孔子於是孔子之易乃離文王而獨立文王之辭不通包義之書亦離而謂獨探孔子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之微其尤岐者乃以爲獨得先天後天方圖圓圖之祕朱子既成本義而後有說易但當釋傳之言其亦深察舍傳釋經之支離而舍經釋傳之支離言外蓋亦及之矣予之學易始辛酉當世無可質疑問難惟出入於漢以來易大師之說其疑且難有幸而解者不解者則存之丙寅爲人說易一過既以累梓人矣所爲說十五六采之先儒己意亦三四焉說誠郭亦幸無悖獨於所疑難不惟明夷六二渙初六何以同繫用拯馬壯吉之辭離九三家人九三何以一爻而繫哀樂相反之辭既濟水火亦相息何以不名之革而名之既濟革亦水在火上何以不名之既濟而名之革若是之疑且難存之既不止十百乃至乾於卦爲純陽於世爲太平初九居正遭時文王乃望其潛而戒以勿用孔子又反復以七十餘言申勿用之旨先儒於此皆無所疑難予雖亦因其說以告人反諸心則終以爲疑且難而說之不安也求之經不可得乃退而反復以求之傳求之三年而後有感乎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之言因而求傳之言雜者則有曰元黃天地之雜也曰恆雜而不厭曰蒙雜而著曰六爻相雜惟其時物也曰物相雜故曰文曰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標雜以教人既至於七又特立一傳曰雜卦孔

子而無取乎雜其於雜乃若是言之不厭其反復乎於是奉雜之教以求之傳又求之經以傳證經以經證傳又以傳證傳凡夙所疑且難於經傳以爲不得其說者因雜以求之不直得其說且若必如是說而後安不如是且必無說者己已居大連病百日幸不死閉門自養乃舉所會於雜卦自幸其通者經則卦卽其所雜而爲之解傳則句求其切於雜卦者解之不切者一二則略之其於經也不直通其當名辨物正言斷辭之故凡古今中外一切治亂成敗隆汙庸怪不可說不可思之心與境無不攝之於六畫順則察其因逆則知其果既以揭其病又以示其方予不敢曰舍雜卦而經遂無可通也然不奉開物之教渾以求之卦則不能曲成萬物而不遺析以求之爻則不能範圍天地而不過將求其言則惟見其曲而不得其中將求其事則惟見其肆而不見其隱往往不知其所指開而求之雜其所指乃有不可思議之中其隱則一揭焉而人人可知也其於傳也予亦不敢謂舍雜卦而傳遂無可通然如先儒釋傳之甚深微妙謂爲尊孔可也未可謂其說當於繫辭傳之名與義也予之說傳無他字字必證之文王之繫辭與孔子之自傳而已不得於傳則求之經不得於經則求之傳傳之從經猶影之從物狹經而廣爲之說是狹蕙之影而援楹以實之援則偉矣何以解於不似乎傳之從傳猶流之有別葉傳而別爲之詁是引河以通漢引則浩瀚而已別爲一流矣十翼之中其翼文王而鉤其深以致之遠者則雜卦也雜卦之於十翼猶宇之有極舍極而舉稅櫟棗棧以說之宇之全其可立乎予之於雜卦非有所泥也蓋舍之而經與傳之疑難皆不可解也漢儒旣言互卦爻後儒或疑之或信之互卦近雜卦矣疑之非也然孔子不言互卦且旣曰六爻相雜矣漢儒乃別立互卦之名又不知六爻之必相雜而惟以中四爻爲可互不信孔子信

之亦非也。若子之愚，則於孔子所不言，不敢信；所既言，不敢疑。以傳證經，由孔子以通文王也。以經證傳，由文王以通孔子也。以傳證傳，則因孔子以通孔子，通也不也。非予所敢自斷，要無一言敢竊於古人不得。經傳之證，亦不敢妄有所言耳。稿成於己巳，六削易之至於乙亥，歷世之業，既六十年，無以自贖，乃止削改，而以未能盡信之稿託之剞劂，以希當世通人之教易之深。且幾豈予之愚所能極，而研其萬一，然即所開而得六十四卦所雜之病，以知今日一切之原，豈惟人可遷善而寡過，世可由陂而返平，凡立於天地之國，一切疾首蹙額之憂，患苟即吾說而求之，易包義固盡其憂患之象。文王孔子固示以濟變患之航，患不信，不用信而用之，固無一而不可濟也。文王之說易，舉高宗焉，舉太王焉，孔子之說易，舉文王焉，舉箕子焉。予之說所爲多舉近今之事，亦師文王孔子之意，非耳目所及，雖亦有所感，必不若所及之親且切也。丙寅刊所說易而爲之敍，嘗曰：他日之說，或如今之說，或覆今之說，而別建之說矣。今之說幾盡覆丙寅之說，一息不絕，惟守此經後乎。今日或復有說，而必不能覆今之說，非後之氣餒於今也。今之說固非予之說，而孔子之教也不能刪孔子特立之雜卦，其敢於雜卦之外別闢一塗，以通文王之辭，包義之盡乎。此篇於傳之釋校詳卦則僅舉其雜物撰德之證於其繙則略發之百未及一也。世有好易而信雜物撰德之教者，能即彖爻之辭字字循雜而闡其所指，必有不可量之穫，當其於翼孔子以翼文王包義之功，既渙其羣，必渙有丘而匪夷所思矣。老幸不死，方期十年，勉竭其愚，以充今之說也。乙亥三月，諸暨周善培敍。

周易雜卦證解 自敘

上經

周易雜卦證解一

䷀ 乾

上爻雜

五爻雜

四爻雜

三爻雜

二爻雜

初爻雜

䷂ 剝

䷇ 比

䷌ 豫

䷋ 謙

䷆ 師

䷗ 復

初九爻雜復䷗文言曰。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蓋言乾之六爻純乎陽。雖有雜而皆乾。無以見乾之情也。求乾之情。惟卽其六爻之所發揮而旁通者求之。則見其情矣。潛龍勿用。爻以寫初九之情也。於何見其爲龍爲潛而當勿用。則於其發揮旁通而難於復者見之。復之彖傳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心之爲物變化無端倪。龍亦變化而無端倪者也。心隱而不可見。龍亦隱而不可見。復彖傳因潛龍之辭而易一心以象龍。乾初九之潛龍。則指復而以潛龍象心以立辭也。復初九。乾初九也。爻曰不遠復无祗悔元吉。陸希聲曰。祗適也。卽勿用之義而正言之。用則適於悔矣。復上六爻曰用行師終有大敗。言用之有大敗。卽言勿用之有大利。反其辭而義則正同也。初九爲乾之元。文言贊以體仁。復初九。乾之元也。爻故特著元吉之辭。以證其卽乾之初九。爻傳又於復六二解之曰以下仁也。指初九爲仁。亦以證復初九爲乾初九之仁也。乾復經傳。互爲發揮。所以證乾初九一爻之情。爲復初九乃至復全體之情。復初九乃至復全體之情。爲乾初九一爻之情。亦旣詳矣。文言則更以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

遠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寫當潛而勿用之情。至於九語四十一字。秦僅得之半。秦初九尙許其征吉。乾爲純陽之卦。如國家全盛之時。乃於初九狀其潛之情。至於若是其勿用者。非寫乾初九之情。乃寫復初九之情。蓋復之初九。去剝也惟一閒。初九在乾則爲六陽之本。在復則爲一陽之孤。嚴子陵之不仕也。天下認光武爲乾。子陵獨視爲剝之初復。猶未離於剝也。楊子雲自謂通玄。乃誤視王莽之剝爲乾。而欲成名。不安於悶。无不拔之操。乃蒙投閑之禍。蓋其讀乾不知初九之旁通於復。不知潛龍勿用之辭。爲復而發。子雲之意。或疑文王孔子爲憂患之過。无病而呻吟。不知一違其戒。乃適於悔。殺身以成不仁也。孔子於復。所以反復申勿用之戒。則以當剝之時。雖甚愚者。亦有所憚而不敢輒有所往。獨至於復。雖甚智者。亦不免欣幸之過。而忘其去剝之惟一閒。且中藏三復三坤。說詳復卦以爲復之福將至。而不知剝之禍未解。一躁進乃適中其禍而悔无及矣。繫辭傳曰。辭也者各指其所之。說文訓之爲出。復彖曰。出入无疾。出之義。卽之之義。自乾言之。則初九出而之坤。自坤言之。則乾初九入而爲復。自復言之。則復出於乾之初九。自乾言之。則乾初九出而爲復。故復初九之辭。指乾初九而言。乾初九之辭。指復初九及全體而言。自他卦言之。一卦出於五卦。五卦出爲一卦。雜五卦而合爲一卦。由一卦可析爲五卦。故他卦之繫辭。多指所雜之卦。卽指所出之卦。如屯雜比。故彖傳用比彖不寧之辭。雜頤。故六二爻曰卽鹿无虞。乃因頤六四虎視眈眈其欲逐逐之義。雜剝復。故彖傳曰天造草昧。雜蹇。故彖傳同蹇彖傳之辭曰

乾九難。不觀屯所雜之五卦。直不知其不審諸辭之所指。不觀乾初九之雜復。亦不知爻之潛龍先用。文言之不易乎世諸辭之所指。且不知復初九元吉之辭。六二爻傳下仁之辭之所指也。九二爻雜師䷆乾九二爻曰利見大人。卽師彖辭之丈人。子夏傳丈人作大人。直同辭矣。傳解之曰。德施普也。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惟師之德施而後可謂之普。文言曰天下文明。葛伯仇童子之餉。黑闇野蠻。達於至極。湯一征而後葛之民乃離黑闇野蠻而入於文明。反言之。師之不正者。卽可舉文明之天下而陷之黑闇野蠻也。又曰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師以禁姦。閑邪之義也。師必以正。存誠之義也。湯有慚德。善世不伐之義也。東征則西怨。南征則北怨。德博而化也。皆對師以立辭也。不觀夫師。則九二之位。僅見於田。德施安得遂普而無不化。天下安得遂文明。所閑者何邪。所存者何誠。所善者何世。有何豐功而可謂之不伐。非据復師以立辭。文王孔子之觀初九不免過悲。觀九二不免過樂矣。又曰寬以居之。仁以行之。乃對師九二在師中之辭。而以寬解其所以爲中也。師九二爻傳曰。王三錫命。懷萬邦也。則又以懷之辭。解乾九二行仁之效。且以萬邦解德施之普之所及。不惟師九二一爻對乾以立辭也。師初六曰師出以律。律之嚴。卽文言庸言庸行之謹之所本。六三傳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左次卽寬仁之義。常。卽庸之義。六五曰田有禽。古者田以簡車徒。言田卽言師也。必曰田。所以證乾九二之在田。當詰爲師。不如後儒地上之詰。辭必同田。尤以證乾九二之出爲師。師六五之出於乾九二也。上九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大君。卽九二大人

之義。開國承家。又文言善世之所本。然則師之全體。固無一而非乾九二一爻之情所發揮矣。不惟是也。辭之可驚者。莫若文言贊乾九二爲君德。上有九五。而以君許九二。何以處九二哉。及觀師上六大君有命之辭。乃知九二蓄德於居毫。而君則征葛以後。羣後我后之輿情也。孔子亦慮君德之辭之驚世也。故於師象傳解之曰。能以衆正。可以王矣。所以證乾九二之君德。乃能用衆以正天下。故收天下歸往之效。辭於師發之。意則指師所自出之乾九二。於師九二不曰君而曰王。非換辭也。若曰以師毒天下則可亡。以師正天下。則何止於君一國。必可以王天下。不惟詔人以勿驚。且以師之辭爲未足。特於乾九二不能遂許之王。故於師廣其效而大其辭。皆以反復證乾九二一爻之雜師。師之全體皆雜乾九二一爻之情耳。

九三爻雜謙三三繫辭多指所雜。如乾九三爻曰君子終日乾乾。謙象傳曰君子有終。同君子終之辭。所以著乾九三之出而爲謙。謙之卦出於乾九三。既著矣。猶以爲未著也。更於謙九三爻同其辭曰君子有終。則又以著謙九三爲乾九三。且以著謙本坤卦。得乾九三旁通發揮而後成謙也。辭苟不指所出。則兩爻一象。何致窘無可代。而必東君子終三字以同之耶。若夫爻之夕惕若厲。爲謙者之恭。文言知終終之。爲謙者之存其位。衆辭傳曰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知至至之。則謙者之上行。居上不驕。則謙者之下濟。在下不憂。則謙者之卑不可踰。又曰行事也。則以寫謙者之不徒謙。且有事於涉川。謙初六辭侵伐謙六四辭行師征邑國謙上之事。其曰進德修業。則以證謙之有本。必進德修業。而後尊者之謙爲有光。不然。則如王莽之折節。徒爲詐僞耳。卑

者之謙。尤必德業無慚。而後人莫敢踰其上。不然。則如婁師德之唾面自乾。徒爲鄉愿之賊耳。其曰修辭立其誠。則繫辭傳之德言盛禮言恭也。綜舉乾九三經傳之辭。無不指謙而發。證之謙。則字字有著。不證之謙。則寫一九三。辭乃費於九五。豈不以其勞而有功。上偏於九五。繫辭傳曰謙勞而不伐功而不德厚之至也不費辭。則无以寫三分有二以服事殷之苦心哉。然則乾九三之交辭。乃文王自寫其謙。文言之辭。則孔子寫文王之謙。不求之謙。皆尋常說理之汎論。求之謙。則字字淵警。雖更費數千言。尙未足發此一爻之奧義也。

九四爻雜豫䷏豫大象傳曰。雷出地奮豫。乾九四爻曰。或躍在淵。躍之義。奮而出之義也。何以言或。文言特用豫六四勿疑之交辭以解之曰。或之者。疑之也。必同疑之辭。所以證乾九四之或。爲對豫九四之疑以立辭也。文言曰上下无常。非爲邪也。進退无恆。非離羣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曰上下。曰進退。猶豫六三肝豫悔遲有悔之義。王弼注遁曰退離悔曰

羣。則因豫六四朋盍簪之辭。換朋而言羣。曰非爲邪。非離羣。則豫六四由豫大有得朋盍簪之義。曰及時。則豫彖傳豫之時義大矣哉之義。乾九四文言既對豫以立辭。又於繫辭傳引豫六二而贊之曰。知幾其神乎。君子見幾而作。知幾也。見幾也。皆贊其及時也。贊之豫六二。則以證豫全體成雜乾九四之德。不惟九四一爻也。此皆其著者也。辭之至奇者。莫若乾道乃革之四字。初讀之。極怪言乾何忽言革。及讀豫彖傳曰。天地以順動而四時不忒。再讀革彖傳曰。天地革而四時成。乃知乃革之辭。爲指九四出而爲豫。爲雷動而革時。豫之彖

傳。則以證其體乾之革以爲動。革之彖傳。又以證豫傳之動卽爲革。再讀革九四曰。有孚改命。革至於九四。而後爻辭始許其改命。此又乾道乃革。必發於九四之所本。乾之九四。不惟出而爲豫之九四。且革之九四。亦出於乾之九四。傳慮人岐豫革爲二也。故於豫九四解之曰。志大行也。於革九四又同其辭義以解之曰。信志也。王弼注信志而行且慮人岐乾革而二也。故因革彖傳已曰乃革之辭。而於乾九四贊之曰乾道乃革。是皆所以證革九四同於豫九四。皆出於乾九四。又以著乾道乃革之辭。對豫而言。且對革而言。此則義之深者。非參伍錯綜以求之。則乾道乃革之辭。直不知其所指矣。豫爲順動。乾雖積功累德。至於九四。然非出而爲豫。得順天應人之效。則不敢動而妄有所革。乃之辭。難辭也。猶言乾道至此。始得順動之時。然後可以有所革也。文王已得天下三分有二之順應。既及時矣而猶疑。故以服事殷終其身。戒也。在淵也。乃文王自寫其苟求无咎。不敢輕革之情。猶之乎寫謙也。孔子則觀順動之效。以爲時不可失。故申之曰乾道乃革。則對文王可革而難乎革之情。曲申其敬。不求之難。經傳之辭。皆若無機之死物。合雜而觀。乃若取之左右之逢其源。自來革命之紛紜。以革爲戲。亦未深玩乾九四之或之辭。在淵之辭。乃革之辭。且未嘗合豫而玩其順動之辭。疑之辭。合革而玩其乃革之辭。有孚改命之辭耳。

九五爻雜比䷇乾九五爻曰。飛龍在天。飛之義。猶乘之義。乾六爻皆出之坤。惟五得尊位。故曰在天。爻曰利見大人。師九二則曰王三錫命。以證乾九二之大人。指此王也。五爻

曰利見大人。比九五則曰顯比。王用三驅。以證乾九五之大人。指此王也。不惟同土之辭。且同三之辭。是又以證乾九二歷三爻而見五。九二之大人。亦指比五之王。乾九五歷三爻而見二。九五之大人。亦指師二之王也。比九五曰顯比。乾九五文言曰。聖人作而萬物覩。覩言其顯。辭換而義則同也。比之彖傳曰下順從也。曰上下應也。以順從與應解比也。文言贊乾九五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凡九句。句句皆取對待之辭。同類相比之義。又直用應之辭一。用從之辭三。其他雖換爲同爲流爲就爲親。而無不爲比之義。猶慮讀者未信五之爲比也。於是又再贊之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合也。弗違也。奉也。皆比之義也。弗違至兩用。合至四用。苟非證九五雜比之德。脩辭何爲而必限於一義。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而必繁稱聲氣水火雲龍風虎種種對待之辭。同類之義以證之。不對比而觀。不亦幾於蟬雜而無謂乎。但以飛龍在天爲九五之績。王莽朱溫。宜皆無忝於大人。而皆不保其首領者。則人不認爲類。不與之同。不流不就。不從不親。約之則莫與之比。彼自以爲大人。而投彼清流。天下乃公認爲小人。而殛此梟獍。知乾九五雜比之義。則知天下所歸往謂之王之義。則可免於獨夫之誅矣。

上九爻雜剝䷖爻辭曰。亢龍有悔。亢之辭。蓋指剝之一陽對五陰而言。五陰勢如洪水。一

陽據乎其上。斯可謂之亢。有悔之辭。卽剝象不利有攸往之義。往斯有悔。悔斯不往矣。如以爲對乾上九而言。則乾之時如唐虞。上九從事變之後。苟悔其亢而變柔。不爲夫之待決之一陰乎。傳曰盈不可久也。亦對剝上九而言。剝象傳曰。君子尙消息盈虛。天行也。消虛言陰。息盈言陽。盈不可久。蓋對一陽而哀其不可久。亢之言抗也。於剝詔以自然之數。天行猶於自然乾上九則詔以勿抗自然之數。抗則有悔。猶是剝之順而止之之義也。必以亢龍爲指乾之上九。則試觀諸夫。夫上六所以戒其終不可長也。乃以夫爲三月卦。去四月之乾。只差一月。去六陽之乾。只差一爻。不可長者言其一決卽爲乾也。若乾上九之去坤。爻與時均差其六。倘謂乾盈卽爲姤。姤爲五月卦。必待十月而後陰消可至於上九。爲時亦五月之久。安得謂之不可久。準夫上六之辭。必如剝之一陽。而後可斷其一剝爲坤。爲不可久也。文言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亦對剝上九言之。九二爲師之大人。九三爲謙之君子。九四爲由豫之侯。九五爲顯比之王。初九雖位下。而爲天地之心。孔子以顏子當之。則復初九殆幾於聖矣。惟剝之上九。論爻則甚貴。而位則无權。六爻皆位。无位者。非无位也。无權也。繫辭傳曰。陽爲君。陰爲民。師謙豫比。五陰皆順一陽。而爲一陽之民。復雖在下之陽。而二下之。四從之。惟剝上九。位雖高於諸卦。而下之五陰。乃惟變之剝之。而莫之順從者。故曰无民。若對乾上九言。六爻皆陽。誰爲民者。又曰窮之災也。則剝上九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之義。而換終言窮也。又曰與時偕極。時之義。則剝象傳天行之義。極之義。亦剝上九終不可用之義。

猶以爲未詳也。末復因剝象辭不利有攸往彖傳順而止之之義。演爲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之三語。約之則仍不利有攸往之一語。止之一字之義耳。舊說皆以亢龍有悔爲對乾上九而言。於是而有升極當降荀爽窮則變郭雍朱震之說。方成乾而卽降且變焉。是永无成乾之日。聖人於夫。何必望其決一陰以憂小人。而君子亦終不得長哉。是蓋未合剝而觀。剝惟一陽。聖人尙望其爲碩果。爲載民之輿。安有方成乾。而遂詛咒其亢不可久耶。辭指所之。舍所之而強爲之詰。成康之朝。乃若幽厲。白日在天。竟同長夜。以乾上九爲乾上九。象與辭遂爲矛盾矣。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傳曰。天德不可爲首也。羣龍。指六陽。凡言首皆指上爻。乾之初二三四五。出爲復師謙豫比。皆見而藏於中。惟剝獨見於首。故五卦皆吉。獨剝不吉。其故則天德宜見而不見。所謂乾坤其易之緼。見而見。則達天德。彖傳曰。時乘六龍以御天。卽以解用九羣龍无首。而言六陽時時發揮乘之義猶發揮以御天也。天之用在變化。言御則變化之中有制裁焉。六陽爲六卦。是變化也。初變爲復。正如復而同其性命。二變爲師。正如師而同其性命。且初二雖變爲復師。而乾初九自有乾初九之性命。九二自有乾九二之性命。是制裁也。繫傳所謂立本者也。其乘六龍而發揮於六卦。則繫傳所謂趣時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也。皆以言六陽之所之也。文言曰。乾元用九。天下治也。元指初九。六陽皆有所用。舉初以賅其餘耳。師比之王。謙之君子服萬民。豫之由豫大有得。其爲言天

下之治無論矣。卽復之天地之心。亦撥亂反正之始。剝之君子得輿。尤亂極思治之情。六卦無不言天下之治。天下治之辭。蓋合六卦而言乾六爻之所之。皆用以治天下也。又曰乾元用九。乃見天則。則謂六陽雖以變化爲用。而皆有一定之軌則。其則爲何。論爻則初二變爲復師。其用卽爲復師之用。論辭則乾初二之辭。皆卽復師而爲之辭以明其用。必觀初二所用之師復。然後可見初二之變化。及繫辭之軌則。舍師復則初二之用不可見。其變化所之。及其不變之軌則。皆不可見。變之義。猶雜也。不變之義。猶不雜也。六爻皆有所之。是其雜也。用與辭皆指其所之。是不雜也。合言之。卽天則也。且乾初九惟能變復。二三四五上。惟能變師謙豫比剝。不能如荀氏虞氏之說。乾二升坤五也。尤不能如近儒焦禮堂之說。乾二之坤五。四之坤初爲屯也。乾初九之辭惟能指復。二之辭惟能指師。不能如焦氏之說。以乾九二見龍在田之辭爲指屯也。變必有定。辭限所之。是謂之則。剛柔相推相易。純出自然。是謂之天。若如荀氏虞氏焦氏之說。則無則而極不自然。雖以廣乾之用。其於天則之訓。則大悖矣。乾六爻無一言吉。用九乃言吉者。則其所之之復。初九爻曰元吉。師彖曰吉。九二爻又曰吉。謙六三比六五爻皆曰吉。豫雖無吉之辭。而豫九四之大有得。蓋非小吉矣。獨剝以爲首過見之故。乃不得吉耳。然則用九言吉。蓋合所之五卦之吉。而言乾之六陽。在乾雖無吉。自上九外。其用於五卦。則皆吉也。不求之雜。用九之吉。安從出哉。乾坤獨加用九用六者。以乾坤無雜。惟於所之以爲用者見其雜。他卦則自有其雜。用卽見於本體之

所難。後儒不察。乃謂六十四卦皆有用。特於乾坤發其凡。於是屯蒙以下。爻爻皆求其所之。宋沈該近儒焦循尤辯而六十二卦。乃皆不得其本卦。是易不可見而乾坤或幾乎息矣。至於乾坤。

則又爻爻執乾以爲說。而不求其所之。求其所之者。又以乾二升坤五坤五降乾二爲之說。而不思夫剛柔相推相易。皆平行往來。不能如梯之升降。升降二字不見繫辭傳於是乾坤之九六。乃皆不得其用。而乾祇爲乾。坤祇爲坤。乾坤乃不足爲易之蘊。是乾坤毀而無以見易矣。文王特標用九羣龍无首之旨。孔子則反復證明乾之用不在乾。而在六爻之所變化。學者乃獨略其變而泥於乾。不得其旨。遂以文言爲汎論德性問學之辭。說之雖極奧美。於乾坤之用。蓋如風馬牛之不相及也。

乾象傳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者。言乾初九一出而爲復。六十四卦遂資之以始。不言卦而言萬物者。萬事萬物皆縕於六十四卦之中也。天。亦言六十四卦。莊子之言天。皆言其自然。六十四卦之境象。皆人世自然必有之境象也。六十四卦。惟復剝姤夫頤大過六卦所指揮統帥。而始於復。故復之力可以統天。曰雲行雨施品物流形者。則言乾之二三四五之四爻。出而成師謙豫比之四卦。中皆有坎。坎爲雲爲雨。乾行而施之坤。成此四卦之雲雨。四卦成。而同人履小畜大有之四卦。亦同時以成。則一切事物。皆流露昭布矣。曰大明終始六位時成者。則言上九之出而爲剝。以成艮。艮象傳曰。其道光明。故曰大明。且兼言頤。說卦傳曰。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亦言艮兼言頤也。六位始復而終